

裴毅然：评中共的“历史虚无主义”

作者：裴毅然

在无人表扬捧抬的今天，中宣部选用朦胧的“历史虚无主义”自我表扬，也传递另一清晰信息：祈求海内外“不要以支流否定主流，不要以个别否定整体，不要以问题否定成就”。无论如何，中共只能退守“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分开”，无法再坚持“永远伟光正”。

一、一段故事

2014-1-28 上海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包副局长（58岁）、沪东高校派出所女警孙华芳，拎了一篮水果爬上六楼敞寓（无电梯），包副局长告诫：“裴教授，你真要很那个的话，我们当然要找你的。”三旬孙女警：“现在的农民跟解放前的农民，生活水平能比吗？跟秦始皇比，我们今天难道不是大大自由了？！进步了？！中央在努力，你是不是再等等……”要我多看或只看阳光面，少看或不看阴面，要我等待中共进步，放弃对中共的批评（从历史到现实）。临下楼，楼梯拐角处，包副局长转身抬头蹦出一句：“不要历史虚无主义！”此为本人首闻此词。

二、名词起源

2013年《人民论坛》（《人民日报》子刊）问卷调查，历史虚无主义列“2013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”第二名，仅次于新自由主义。中宣部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面目示人，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解构或否定中共革命意义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。

2013-4-2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》，列出七大危险，历史虚无主义居第六位。2015年，《国防参考》刊发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文章《“起底”〈炎黄春秋〉》，指《炎黄春秋》打着合法旗帜，假借客观公正之名，“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骗性”，指《炎黄春秋》“抹黑毛泽东，抹黑英烈，虚无历史，实际上是把新中国的历史颠倒过去，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”。

2015年底，中国社科院编凑一本《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》（29.6万字），党组书记兼院长撰序，算是“学术性”回应历史虚无主义，护毛卫共，要求国人回到他们设定的“革命观点”。不过，这次中南海并未停止于形而上论争，而是采取形而下动作——2016-7-17 迫停《炎黄春秋》（接管编辑部）。此时，《炎黄春秋》发行19万册。2016-10-3 同属建制内改革派的共识网也被关停。尽管两家媒体只说历史不说当今。

关停《炎黄春秋》、共识网，信息很清晰——中南海向左转。当然，全国人民都懂的：最后两条窄缝也堵上了，有关党史的真话没地方说了。

三、选择性叙史

“历史虚无主义”之所以成为中共的一张牌，因为“历史虚无”乃中性词，可稍稍遮掩下半句——“不要否定我党历史功绩”。中宣部还推出另一配套词——“选择性叙史”。中央

电视台女主播：“选择性叙史，地基不稳，地动山摇”。明明自己选择性叙史捏史，还指人家“选择性叙史”。谁的地基不稳？谁会地动山摇？谁在规定只说“后三十年”，莫提“前三十年”？就是“后三十年”，也规定必须遵循中宣部调门：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绩辉煌”。

2013年中宣部的“七不讲”——普世价值不要讲、新闻自由不要讲、公民社会不要讲、公民权利不要讲、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、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不要讲。[①]第五项“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”，不是标标准准的选择性叙史？

历史是连续的，没有“前三十年”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，需要“后三十年”重新请回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吗？不说“前三十年”，说得清“后三十年”吗？前三十年搞共产主义、集体化、消灭私有制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恢复私有制、复辟资本主义，如何统一？如何互不否定？1990年代山西老农：“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，已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”再深入一点，老百姓富起来为什么要政府允许？追求富裕乃基本人权，为什么要批准？允许？

关键的关键：谁需要“互不否定”？14亿国人会同意这种“政治选择叙史”吗？历史真实与中共利益，人民会选哪一样？

四、谁在“历史虚无主义”？

中共这会儿要人们“不要历史虚无主义”，自己却一路“历史虚无主义”，从最初扔弃四书五经、打倒孔孟庄墨，承认过哪一位先贤的历史贡献？那首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1949年前可是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”。1949年初，章乃器从香港北上东北赤区，感觉不对，提议加一“新”字。[②]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”，符合最起码的史实吗？共产党就敢这么自我表扬，1943年就开始唱了。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”，1943-8-25延安《解放日报》社论标题，10月平西赤区唱出此歌。[③]

所有的要害就在于：中共要国人以她之是非为是非，要国人继续成为思想奴隶，不准“妄议”。另一句中共术语“照顾大局”，还不是要国人照顾中共的大局？即照顾中共的利益？那么，人民的利益呢？最起码的言论自由呢？批评权呢？一个不准批评的政府会是“三个代表”吗？您如何证明自己的“代表权”？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公民没有选票，难道不也是“特色”吗？人家欧美不设政府媒体，从源头避免自吹自擂，难道不是更有价值的“资本主义特色”？

五、早居守势

1971年“九·一三”后，中南海气场大降、自信大弱，党内也出现“三信危机”——信仰危机、信心危机、信任危机。文革后，中共更没了“将地球管起来”的自信，意识形态被迫退居守势。

在无人表扬捧抬的今天，中宣部选用朦胧的“历史虚无主义”自我表扬，也传递另一清晰信息：祈求海内外“不要以支流否定主流，不要以个别否定整体，不要以问题否定成就”。无论如何，中共只能退守“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分开”，无法再坚持“永远伟光正”。

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现在已不是如何评价毛泽东、如何评论中国共运，而是整体如何评价国际共运、马克思主义。东风西风，百年实践，“秋风起，算盘响”，已到决算时刻。岁月无情，后人铁面，历史会按中宣部的定调写吗？

粒珠折光，滴水含海。2006年北京中共老干部聚会，三八式老干部王晶尧（1922～2021，卞仲耘之夫）：我们这些在座的人，都是一生的精力希望创造、献身社会主义天堂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建立农民政权，造成人类历史上的毒瘤！列宁讲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主要民主一百倍，我后来想，如果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，有资产阶级民主的1%，就了不起了。〔4〕

2021年9月 Princeton

注释：

〔1〕2013年8月刊发《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》（9号文件，网上俗称“七不讲”），所谓高瑜泄露的保密文件。此件发至地师级，文件中：“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，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。”

〔2〕章立凡：《君子之交》，明报出版社（香港）2005年，页130。

〔3〕曹火星纪念馆 86320328

〔4〕〈卞仲耘遇难四十年纪念会记录〉（下），《开放》（香港）2007年8月号，页72。